

一个摄影人记忆中的乐山龙舟会

■白建明 文/图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乐山具有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现代文化色彩。在我印象中,1986年至1988年举办的三届“乐山国际龙舟会”最令人难忘。龙舟会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使乐山获得文化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乐山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回忆30多年前的盛会,那动人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彼时的岷江两岸,乐山各单位精心搭制的彩船、彩台,造型各异,绚丽多彩,彰显了乐山企业文化的欣欣向荣。白天,龙舟竞技,劲桨击开千重浪花,笑声伴着江水流淌。入夜,华灯齐放,河对岸彩台一排排星光璀璨,彩船五色斑斓,耀如明星。龙舟游江,灯影碧水,涟漪流彩,好一幅盛世图景。当时,还有几支外国人参与的龙舟队,据说是在成都读书的外国留学生组团参加的。观看龙舟会的不仅有川内游客,本地市民,也有很多外来乐山旅游的外国朋友。我在

现场拍摄了几张外国人畅游龙舟会的摄影作品,其中一张外宾买苏稽米花糖的作品,入选了当时举办的龙舟摄影赛。热闹的订货会、交流会,爆满的餐馆、小食摊,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龙舟会的盛况可见一斑。

丰富多彩的盛会,给乐山摄影人提供了创作的舞台。大家利用镜头的推拉,创作了神奇的魔幻意境;利用镜头的瞬间凝固,定格了许多精彩的瞬间。由中国摄影家协会四川分会(现四川省摄影家协会)连续三年主办的乐山龙舟摄影大赛,在乐山摄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86年9月,由市文联组织,乐山的影友们将乐山第一届龙舟摄影赛的作品送到成都,在省展览馆举办了展览。5天的展览,吸引了6000多人参观,许多学校特别组织学生前来观展,社会反响热烈。

1987年和1988年的两届龙舟

会,受首届龙舟会的影响,吸引了国内外众多摄影家前来参会。我印象最深的是来自欧美的旅游者、泰国某摄影协会的摄影家们,兴致勃勃地在龙舟会现场不停地拍摄着。两届龙舟会摄影比赛的颁奖大会在乐山劳动人民文化宫(现海棠公园)举行,公园门口醒目的横幅上写着:欢迎来自全国的摄影家赴乐领奖。我记得,来自重庆某报社的一位记者,获得1987年乐山龙舟摄影大赛银牌。

如今,30多年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乐山龙舟会结出的文化硕果,还沉甸甸地留在我们心中。

三届乐山龙舟摄影比赛,我都有作品入选并获奖。1989年国庆节,我于1987年拍摄的龙舟会摄影作品《初夏之梦》,获省里举办的“建国40周年优秀摄影作品展”优秀奖,奖品是一尊北极星座钟。如今,座钟已经滴滴嗒嗒陪伴我走过了32年,时刻提醒着我那段鲜活而难忘的岁月。



乐山龙舟会夜景

摄于1986夏

端午:诗节与草节

■鲍安顺

端午节,中国人很看重,它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质,优秀的人文民俗风光,千年传承,风情无边。有人说端午节是“诗节”,因为民间广泛认为,它最初形成的意义,是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而纪念屈原,也成了端午歌咏的主题。在华夏诗歌史上,无数文人骚客,在端午节的美好时光,吟古颂今,大多离不开诗人屈原。想到端午,就会想到屈原,想到屈原诗情的酣畅淋漓,他的芬芳诗心,纵横古今。所以说,谓端午为“诗节”,是应运而生,必然的趋势。

历代文化名人,吟咏端午的诗文非常多,而且常写到屈原。唐代诗人刘禹锡有“典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北宋文学家苏东坡有“精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明代戏曲家汤显祖有“情知不向瓯江死,舟楫何劳吊屈来”……这些诗歌,是对屈子的缅怀凭吊,表达了他们共同的诗文情绪,张扬美好人性,敬重屈原崇高的人格操守,并形成中国人共通的人文理想,优秀的民族气节。

说端午是诗节,是因为写端午的诗歌,题材包罗万象,佳作精彩纷呈。其中,关于龙舟竞渡的描写,就有许多神来之笔,比如“落日吹箫管,清池发棹歌。船争先后渡,岸激去来波”,表现出的竞渡风情,箫管棹歌,似水流年。比如“竞渡齐登杉板船,布标悬处捷争先。归来落日斜檐下,笑指榕枝艾叶鲜”,细致描绘人在端午佳节,看龙舟竞渡飞争,人声鼎沸,好不热闹。还有“胜会争夸十日游,青帘画舫结灯游。四更堤外笙歌散,博得人称假虎丘”,描绘夜色里的端午风景,灯火阑珊,笙箫歌舞。

也有人送端午“草节”之名,是因为端午风俗,与草息息相关,而且写草叶的端午诗,也非常多。首先,端午节有很多与草相关的习俗,其中有“踏百草”“斗百草”“采杂药”“做香草袋”“吃草叶粽子”,更为广泛的,是在门楣、门环和屋檐下,悬插“五瑞”,就是用红头绳系着艾草、菖蒲、榴花、蒜头、龙船花五种草或花,

合称“五瑞”,旧俗也称“合五”。悬挂之,一是用以招回屈原之魂,二是挂起这些草药,可以防疫保健,驱瘟辟邪。

说端午是“草节”,绝非空穴来风。有诗写道:“端午时节草萋萋,野艾茸茸淡着衣。无意争颜呈媚态,芳名自有庶民知。”写艾草之香,端午之情,那草在端午,可谓主角,深入人心,有民俗意义,也有人文意义,可谓庶民皆知,成为传统。潮州人有《端午》诗:“家家插艾望消灾,欲食棕球兴满怀”,可见“吃粽插艾”,不仅是民俗,且有诗情画意,弥漫人间烟火,是节日气象。早年读过陆游的“盘中共解青菰粽,衰甚犹簪艾一枝”,写艾写粽的诗文之美,透过千年风雨人情,让我心仪,有亲切感和温馨气息。抗战初期,著名作家老舍也写下一首《七律》:“端午偏逢风雨狂,村童仍着旧衣裳;相邀情重携蓑笠,敢为泥深恋草堂;有客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当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诗中的风雨、村童、蓑笠、草堂、豆味香,表现出淡泊雅兴的诗草情趣,诗人之心,以苦为乐,至真至诚,散发浓淡相宜的草叶芬芳。在民间,吃粽子习俗,早在唐代已很盛行,宋代更进了一步,当时有一种艾香粽子,“以艾叶浸米裹之”,多了香味。因此有诗云:“渚闹渔歌响,风和角粽香”,不仅在市井闹市吃粽,在偏僻水畔,也一样粽香弥漫,醉人心田。

“端午风情日,人世话沧桑”。其实端午节的名称很多,在我国民间有二十多个:端午节、端五节、端阳节、重五节、重午节、天中节、夏至节、五月节、菖节、蒲节、龙舟节、浴兰节、粽子节、女儿节等等。端午节的来历,它的成因,也众说纷纭,有屈原说、涛神说、龙节说、恶日说、夏至说。因此有人把端午节定名为“诗人节”,或者“艾草节”,也就不足为奇,在情理之中。端午节,持有诗性风范,草叶灵性,让“诗节”与“草节”相得益彰,滋生亘古永恒的端午好时光。



外国朋友体验包粽子

张致忠 1987年5月摄于五通桥

寒窑书屋

■宋恩铭

在我刚有记忆的时候,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名教师,因为和他走在街上无论老少都尊称他为“宋老师”。他很慈祥,丹青翰墨是他一生的兴趣与追求,他的作品常常见报。我们当时购买学习用品的费用,大都来自他勤奋的画笔。

童年时,父亲常带我到县城文化馆、少年宫,而新华书店是必去的地方。我们还常去靳冠山和王捷山先生家中拜访,父亲和他们是老朋友,无话不谈,总是向他们请教国画与书法的技法。靳老师和王老师都有自己的画室,很大而且雅致,挂满了名家字画,仿佛就是一间艺术展

览馆。

说到画室,父亲也有一间,坐落在汾阳一个偏僻的村子里。古朴的院子,看起来很有些年代感,还弥漫着历史的气息。仅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屋门朝北,屋内非常简陋,只有一柜、二桌、一床、一椅,都较陈旧。听父亲讲,这些物件已经传了三代人。柜里是我们的衣物,柜顶存放着厚厚的宣纸,桌子上有台电视。画笔、颜料、常用书籍、印泥盒、印章,摆满了八仙桌。而画册、连环画和一些文艺杂志,则堆满了双人床,被褥只好靠边。

中间为过道,待客处、写字、画画、创作都在此处,当然,用餐

也不会在别处。

西墙上有名家字画,靳冠山先生的题书,以及父亲的各种获奖证书。再过来,还挂着一幅我穿军装时的全家福。

值得一提的是我家小孩的照片也醒目地挂在墙上,父亲喜欢孙辈,这可能是他感到荣耀的地方。

北面墙上,有一幅奔马图。只要坐在床上就能看到,父亲常常激励我们,工作学习要像画里的马一样,奔驰向前,不断学习进取,不断超越自我。

中间为门,再过来是一张二寸布的画板,钉五尺宣,那画板结实得想要挪动,都得请人帮

忙。因为那是以前三进院,二进门的门板。

我家院子是四合院,屋子也小,有些破旧,拥挤不堪,但日久天长,我却对它产生了感情,每回回乡探亲都驻足不舍。

父亲是个文化人,性情耿直又好客,家里常常有村友造访,有人说你这屋寒酸,父亲却说此屋金不换。又问他何为金不换?父亲拿出靳冠山的连环画册,黄永玉的国画册,再指墙上的字画说,此乃金不换。

有一次我从部队回来探亲,实在看不惯屋子太乱,动手把屋子收拾整齐。父亲见后生气了,大吼道:“你勿动!我屋似乱非

乱,我要用什么可随手拿来,经你一整理,我恐怕待用时,寻找半天,然而灵感早消失了。”

父亲曾书《陋室铭》挂在墙上,以表心志。的确,来此屋做客者甚多,有画家、作家、教授、院长、馆长、编辑、小学教员。特别寒暑假,有返乡大学生的半个假期,都是在父亲的画室里度过的。当然,来客也有做工的,赶车的,也有象棋爱好者。

我在父亲的画室慢慢成长起来。虽然现在我的书房看起来挺大,藏书也不少,可是总觉得缺乏父亲陋室中的一点什么。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父亲画室虽陋,但书墨含香,何陋之有?

在丽江古城,那一怀抱的温柔（组诗）

■周越

水街晨语

风,总是那么长
从玉龙雪山而下
蹉过那么多的山沟
翻过那么多的山梁
停留
在初冬的早晨
披肩微扬

四方街
水,那么清
水,那么静
水,那么凉

你说,光阴
有时候头一晃脚一颠
就过去了
你说,阳光出来
新的一天要拾级而上
大胆地走
中间会有黑暗
但最终可见光明

就像无关紧要的事物一样
快乐
就像无足轻重的事物一样
自由
无论在春天还是冬天
火山大喷发后
不管海洋的还是陆生的
生物都是消亡
渺小而短暂

遇见的时光
就是美好
且不说情与爱

水车喋喋不休
记忆
走远的老男人
始终还是那时的
年轻样
游来游去的
不只是鱼

风和雨是否如约
往常也平常
开在城里的花并不比乡野的
姿态坦然
夜晚的烟火与灯光
照不亮
鲜嫩的黎明

在这个早上
我和风打了个照面
水波微漾
一激灵的颤动
你站在
我未来的方向

木府午行

这正午的阳光
挂在木府重新长出的
翘檐上
多像情人
湿润的酥纸
偶尔抱怨的幽凉

那些开疆辟土的
洋芋与荞麦
生长了太多年
铜器和刀剑
最好不要碰撞
金属的声音
锈蚀而浑凉

土司的头冠
繁华了功名的诏令
如今 鸡和犬
已成了招牌美食
不能升天最好
照顾着民间肉食的资格
穿过重重殿楼厅坊
几声鸟鸣 跌落

有多少欢愉
就有多深的寂寥
有多亮的光耀
就有多长的暗道

飒飒风起
我得把嘴闭紧

不远的古寺
听缓缓的禅音